

史記論文

評點

史記論文

仿康熙刊本

史記論文卷之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只點一句。並不少。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先說時事。倥。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文武並濟。極言其才。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此下只就。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請監軍如許鄭重。不知何正以視後。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說不文之一笑也。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妙。穰苴先馳至軍。立表。句下漏。句待賈。先裝點一番。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又開一筆。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又裝點一仆。一下一決。入心。事待於軍門。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又裝點一番。閱不數遙難。夕時此也。極寫莊賈不堪。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束約。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

先折之以正論侃侃之詞鏗鏘振響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

之命皆懸於君後折之以時勢外而士卒上而君內而百姓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

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勿見後期之罪真不可恕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正急之中既

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正緩之中三軍之士皆振慄請監軍之故久之景

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前請救一句以爲因點龍臣之故空描一筆穰苴曰將

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前語與使者大懼莊對

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駒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兩節

奇事寫得踴躍計已成威已行可飛動其妙如此然後行以一往而不顧矣士卒次舍并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

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先示之以法此結三日

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兩聞

寫恩威並行不戰而屈直應至斬莊賈請監軍一段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

應行軍解約束應申明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寫

雍容儒雅亦本文能附衆來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

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莊賈

史記論文卷之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先提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十三篇作現成序，已藏却孫武前半截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忽發此奇想。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只就心手背出令，是婦女之言，語亦俊。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只四語，淨。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先作一颺，有致。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又作一頓。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又作一颺，有致。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數語作兩折，有致。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此段美人二隊，龍高臺武帳，另增多少色澤。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又故作一頓。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應前視心四句。

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應大笑。○文字寫得儒雅俊秀。是美人大笑。○文字寫得儒雅俊秀。是

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戲事竟可作實。吳王曰。將軍

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寫吳王一肚皮不快活。聲口如見。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

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虛事實寫。

實事虛寫。此行文之妙。○寫孫武只此試美人一事。是史公好奇處。孫武既死。就孫武帶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

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應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

軍。得爲二字。寫得倏倏。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

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曲折寫龐涓心事。句句作相顧勢。齊使者知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

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

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重射。重爲射。質。即下千金也。索

隱恐。臣能令君勝。○只點一句。不明所以。至。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

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亦只指

並不說所以勝之故。○段段脫出。○段段咽住。○步驟之妙。○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至此卒得王千金。於是

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應前兵法。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

將孫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擲。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語奇偏難解。說來自妙。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收句醒豁。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實事只虛寫。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即用前法。相爲照映。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先伏一句。蓋齊走大梁。魏師方歸。正踵齊後。所以見其滅竈也。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又點。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明所以說滅竈之故。即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滅竈之故。反借龐涓口中。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句白。句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布置奇絕。亦不先說明所以。龐涓果夜至斫木上。見白書。乃鑽火燭之。序得頃。挫詳盡。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

敗。應自以爲乃自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所留之。鹵魏太子申以歸。

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復以兵法。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句伏一。

乃詳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就名。

奇二字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先序破。魯人或惡吳起。

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

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鬻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

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吳起少時一段事，乃借。起乃之魯，學

兵法。前後以。以事魯君。魯君疑之。稱魯君。起殺妻以求將。事。截住。夫魯小國而有戰勝

之名，則諸侯圖魯矣。折一。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應出衛。魯君疑之，謝

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

色。後云廉平節廉。此云然者，蓋貪士未遇，無所表見之。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

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虛實事。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

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又畧寫。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

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

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又抽出一事。以寫其將畧。正於中間出色。史公長伎。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先立一句。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又疊一句。應前作勢。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中流。應浮河。武侯曰。善。卽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西河守作兩段序。蓋前爲守。此乃封耳。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之能事。借論功之一序。明先極揚之。起曰。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又借此一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又點一筆。極寫吳起推賢讓能以終揚之。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尙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劈頭先入一句。後註。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

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一節。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是奇計，令人不覺。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前已說明。只用一點。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實事。虛寫。諸侯患楚之彊，兩句一總。此句應撫。咸欲害吳起。此句應捐官。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單接貴。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設施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此是兩扇對峙格。故不必關合。而寫來恰是一樣。是合傳體也。○孫子吳起與前稷苴皆稱其兵法。乃稷苴司馬法未點出。孫子十三篇則劈頭先序。而吳起所著

兵法。篇中竟不用短。簡淨法。序。雖不及火牛奇肆。而情事恰好。○馬

史記論文

卷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

史記論文

卷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

史記論文卷之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世系俱於員身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先立一句。直至伐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先提伍奢無忌。平序。後序無忌事。夫奢之有無忌。猶員之有謫也。隱隱先爲弔動。可爲一歎。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爲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取婦。頓住無忌旣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又頓住。先提一句。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疎建。使建守城父。備邊兵。又建後乃序讒太子事。建日夜言太子短於王。間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凡作兩段。一段說外事。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始接入。伍奢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只約畧寫。然已明透。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亦只約略寫。更加急迫。於是

平王怒囚伍奢按住伍奢下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

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又按住太子事下序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

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兩且爲王使使謂伍奢

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只兩句一正一反伍奢曰尙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

詢能成大事八字可抵子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

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亦只兩句一正一反伍奢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

層一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層二去則父子俱死層三何益父之死往

而令讐不得報耳層四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層五俱滅無爲也忙中急語故用短

詳盡是筆法伍尙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層一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層二後不能雪恥

終爲天下笑耳三層員所言者勢尙所言是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謂

力度德計定而再行決不孟浪也此乃上下兩半篇關鎖處尙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

貫弓執矢嚮使者以見伍員不致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間接太往

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先決不來此決伍尙至楚楚并殺奢與

尙也結完奢伍胥既至宋接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

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

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

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帶序完太建有子名勝。白公勝附傳，即於此間中插入，無痕。伍胥懼，乃與勝俱

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矣。幾不得脫，危甚

後其危至江。後有追者，前有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

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

劍耶？」不受。寫漁父事，不如吳越春秋佳。然一篇大傳，漁父只一褰耳。主客之勢，故只可如此寫也。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

乞食事間，故亦只一點。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亦只略寫。

頓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

兩國舉兵相伐。至於字好，蓋小隙沉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

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

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

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亦只約略五年，而楚平

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夾序吳王僚

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

專諸。專諸。間接。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

與謀國事。到序吳事。歸。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

大夫。又乘便。插入一伯嚭。天生員。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間。道絕不得歸。後

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

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後有伐楚

偏先作此。一戰。事勢如此。文勢如此。以上序吳事。楚事。鄭事。晉事。建事。員事。嚭事。紛

紘之極。幾非一手可支。乃逐層逐遞。一起一伏。或簡或繁。安章頓句。期於妥當而已。此

勝者也。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

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伐楚事在後。前作九年。吳王闔廬謂子

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武事。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

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

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

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以前寫子胥借力雪恥。楚國

極爲子胥鋪序。乃只用夫概出師。吳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郢。郢公弟懷曰。平

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語簡意盡。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

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語簡意盡。插入。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己自爲王。以

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楚又插。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

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申包胥事。不序在前。乃於此另起一頭。劈空插入。

法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

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

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

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先私議一段。應胥員爲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

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

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會吳王久留楚

求昭王。遙接。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

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爲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

吳。吳王乃歸。吳王歸。作兩層寫。擊夫概而歸。吳兵未盡歸也。至敗而歸。吳王乃與盡而反矣。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

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伐楚又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又照顧孫武一